

想想丛书



青春潘多拉

The Pandora Box of Youth

谢倩霓 / 著

中国福利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春潘多拉 / 谢倩霓著. —上海: 中国福利会出版社, 2006. 10

ISBN 7-5072-1222-X

I. 青... II. 谢...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87046号

青春潘多拉 谢倩霓 著

责任编辑 姜若华

装帧设计 洪晓晖

内文插画 诸慧菁

排版制作 洪晓晖

出版发行 中国福利会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常熟路157号

邮政编码 200031

电 话 021-64373790

传 真 021-64335603

电子信箱 cwiph@126.com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制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开本 890mm × 1240mm 1/32

印张 5.5 插页 3

字数 100千字

版次 2006年10月第1版

印次 2006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7-5072-1222-X/I·111

定价 16.80元



CONTENTS

- 第一章 冤家聚首 / 1
- 第二章 各怀心事 / 12
- 第三章 过去的故事 / 24
- 第四章 风云初涌 / 33
- 第五章 别样的生日 / 54
- 第六章 班级 BLOG / 64
- 第七章 放长线钓作文 / 79
- 第八章 绚烂在初秋 / 95
- 第九章 迟到的归人 / 104
- 第十章 双人聚会 / 114
- 第十一章 杀招 / 123
- 第十二章 妈妈走了 / 136
- 第十三章 巨大的忧伤 / 146
- 第十四章 美工刀上的鲜血 / 156
- 第十五章 修河边的啤酒屋 / 168

第一章 冤家聚首

1

这里是一家新开的酒吧，门面很小，在周围一片灯红酒绿中很不显眼。里面倒整洁安静，只放一些低低的音乐，木吉他弹奏出来的，像是一个人在盛夏的夜里安静地诉说。

楚江和夏雨本来高高兴兴地在逛街。累了，拐进一条偏街，见到这家素朴的酒吧，很有些欢喜。

“进去坐一会，喝一点啤酒？”楚江提议。

“不知贵不贵？”夏雨站在那里伸着头张望，有点心动。大学四年，她从来没到外面的酒吧里去过。偶尔跟楚江奢侈一下，也就是到校园里那家学生自己开的小小的咖啡屋里坐一坐。

“管它呢，不是马上就可以拿工资了么？我请你！”楚江豪气



干云。

夏雨一笑，率先推开了那扇笨拙可爱的木门。

真好，灯影摇曳，音乐低回，而里面居然空无一人！

楚江照着价格单心算了一会，确信自己口袋里的钱够支付的，才敢开口点了两瓶啤酒、一碟美国青豆、一碟鱿鱼丝、一碟爆米花。

“这么奢侈！”夏雨开心地坐在靠窗的沙发座椅里。

“呵呵！”楚江举起啤酒，跟夏雨碰杯，“明年的这时候，我在修河边上请你喝啤酒。”

修河是一座遥远的小山城，是他们共同的家乡。

“就怕等不到你。”夏雨举起瓶子轻轻地碰碰楚江的瓶子，突然有点忧伤起来了。

啊，这样的灯光，这样的木吉他单纯的吟唱，这样的即将分别的夜晚，是很容易使人忧伤的。

“傻瓜，放心就是。我用一年的时间来报恩和还债，同时也学点大城市先进的教学方式。明年暑假，你必定可以在修河边上见到我，挑着铺盖卷和书籍的我！”

“老板娘，再来一瓶啤酒！”一个脆嫩中混合着酒意的叫声突然在最边上的一个角落里响起来，把楚江和夏雨吓了一跳。两人一齐抬起头来张望。

一个穿着白T恤的小女生站在那里，正在用一种生疏而夸张的动作朝柜台里的老板娘招手。

啊？这酒吧里原来还有别的客人？而且，居然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女孩？她跟谁在一起喝酒？

小女生挥着的手突然停住，她看见了左手边不知从哪里突然冒出来的一男一女两个脑袋，他们一齐瞪大眼睛在看着她。

哼，看什么啊？我有三个脑袋还是六只手？

小女生狠狠地回瞪了他们一眼，声音更大地叫：“老板娘，再来一瓶啤酒！”

“嘿，这小丫头，气焰够嚣张的！”楚江很有些吃惊，“初中生？顶多就高一吧，这么大胆！跟她在一起的是谁？她男朋友？”

“我看看。”夏雨忍不住站起身来张望，她看见了小女生凶凶的眼光，吓得赶紧坐下来，“我的天！没人哦！就她一个！眼光凶得可以杀人！”

“啊？不会吧？”楚江也忍不住站起身来张望。果然只有小女生一个人！而且，眼光果然凶得可以杀人！

楚江觉得这小女生扮凶的样子实在是很好玩，她留一头很不听话的短发，额头前的一绺头发高高地翘起在那里，像是跟着女主人一起示威一般。楚江忍不住冲她咧嘴一笑。

楚江的笑彻底激怒了小女生，她风一样地离座，朝他们的座位直冲过来。

“天，她想干什么？！”夏雨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小女生有如此气势，她吓得紧紧拽住了楚江的胳膊。

楚江还没来得及反应，小女生已经像箭一样擦过他们身边，





冲到柜台跟前去了。她用手敲着柜台面，冲老板娘大叫：“喂！你是聋了还是哑了？我还要一瓶啤酒！”

一直低着头不知在想什么心思的老板娘这才抬起头来，不紧不慢地说：“小姑娘，别喝啦，回家去吧。”

“干什么！怕我付不起钱？我有钱！”她从裤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币，啪的一声拍在柜台上，“给我酒！”

“现在的中学生怎么是这副样子？好可怕！我对付不了她们！”夏雨看来真的吓得不敢，脸都白了。

“哈，还没站上讲台就吓成这样？看我的！”楚江几个大步跨到小女生身边，用一种坚定不移的语调毫不客气地说：“我说，你真的该回家了！”

小女生吓了一大跳，满脸惊慌地转过头来——居然又是刚才那位满脸疙瘩、像看怪物一样看着她的臭男生！她生气地叫起来：“碍你什么事了？这又不是你家！”

小女生惊慌加愤怒的样子让楚江又一次忍不住笑起来。现在楚江更加确认，这孩子和他们一样，也是第一次一个人到酒吧这样的地方来喝酒。在平时，她一定是一个好孩子了，好孩子偶尔做坏事才会有那样生疏而夸张的手势，才会有这样惊慌加愤怒的表情。只是，她遇到了什么了不得的事，要一个人在夜里跑到这里来灌酒呢？

楚江板着脸，一本正经地说：“这里虽然不是我家，但我是老师，你是学生，所以你归我管。”

“老师”两个字让小女生又惊慌了一下，但她看一眼楚江，马上镇定下来，一脸的不屑：“你是老师？骗鬼去吧！”

“啊？难道我看上去不像老师？”小女生的神情让即将走上讲台、本来充满自信的楚江很有些受伤的感觉。

“不像，一点也不像。”小女生一点也不傻，楚江的表情变化她可都看在眼里。她皱着眉头，从上到下仔细打量了一遍楚江，一件短袖灰T恤，一条蓝色运动裤，一双脏兮兮的运动鞋。“真的一点也不像。”她毫不客气地强调。

顶多一个大二学生吧？就算大四好了。想吓唬我？门都没有！

“可我真的是老师！下周就是了！没准你就归我管！”楚江有点沉不住气了。

“哈，这么巧？您老不会是甘棠中学的老师吧？”小女生好像忘掉了刚刚自己吵着要买啤酒的事，她望着眼前这个奇怪的大男生，漆黑的眼睛里闪着揶揄的、嘲弄的光亮。

“甘棠中学？哈哈！”楚江一听到“甘棠中学”几个字，就像抓到老鼠的猫那样得意地狂笑起来，“你是甘棠中学的学生？哈哈！这可实在是太有趣了！”

“干什么？”楚江得意自信的笑声显然重新将小女生吓住了，“你真是甘棠中学的老师？少骗我！”

“哈哈！我就是啊！不骗你！刚毕业分进去的！”楚江真恨不能自己身边带着甘棠中学盖着大红公章的接收令，他好当场



拍在小女生眼前。

“哼，信你是白痴！”小女生嘴里说着，迅速地将自己刚才拍在台子上的钞票塞进口袋，然后说一声，“回家就回家，没闲心看你表演！”转身朝出口处冲去。

“喂！你还没埋单！”楚江在后面都快要笑不动了！

“你替我埋哦！”小女生回过头来冲他做一个鬼脸，然后，她一下子推开门，跑出去了。

“啊？！”楚江呆在那里，再也笑不出来了！

“该死的小女生！等着！如果真落在我手里，看我怎么收拾你！”楚江咬牙切齿地在肚子里骂了好一会，见老板娘正站在柜台里好笑地望着他，只好硬着头皮、哭丧着脸问她：“这小姑娘加上我们的，一共多少钱啊？”

“小姑娘的已经付过了。刚才要东西的时候就付过了。”老板娘笑嘻嘻地告诉他，然后摇摇头，“嘿，现在的小姑娘！”

居然还没站上讲台就被一个小女生耍了！惨啊！

楚江这一下是连哭都哭不出来了！

二

陆吟歌坐在高一（1）班教室里，心情黯然。

教室很好，在一楼，黑板白墙，窗明几净。重点中学就是不一样，连毫无特色的水泥地面都被擦得像古代美女临妆的镜子，明晃晃的好像能照得见人影儿。

教室的中间聚着一大群人，正在兴高采烈地讲述着暑假见闻。确切地说，是一位紫衣公主在主讲，一位黑脸帅哥在辅讲，围着的一大帮子男生女生是满脸羡慕的忠实听众。

“哎呀沈香香，你真的到日本去玩迪斯尼乐园了？”

“这还会有假的？香香她爸爸说了，香香直升本校高中部就奖励她的！”那位被称为香香的紫衣公主只是矜持地笑，倒是黑脸帅哥在一边起劲地解释。

紫衣公主有着一张美得有点咄咄逼人的脸蛋，大眼睛，高鼻梁，五官清晰明亮，如同画册里那些希腊式古典美女。

现在陆吟歌已经知道，这围着聊天的一大群人都是甘棠中学的旧部，是以前的初中部或者直升或者考到高中部的，所以他们才会有这样一副旁若无人的主人的模样。而那位被称为沈香香的





紫衣公主显然是他们当中的太阳。

“花两万多元钱跑那么远就为了去玩幼儿园小朋友的乐园？”一位个子矮小得有点可笑的男生仍在质疑。

“你懂什么呀！死豆豆！”这回紫衣公主开口了，声音清脆响亮，如同碎银撞玉一般，“迪斯尼乐园是所有人的天堂！”

“香港的迪斯尼不是也开业了？跑小日本去干什么？”那位“死豆豆”还是不服气。

“日本是日本，香港是香港，感觉不一样的哦，玩本来就是玩感觉，你懂不懂呢！”黑脸帅哥拍了拍“死豆豆”的肩膀。

围着的一圈同学纷纷点头。

8 陆吟歌是外来户，单枪匹马进入这个班级，初中时的死党马赛已花大把钞票进入浦东一所新办的民办高中住读，要见上一面恐怕已经很不容易了。

陆吟歌心情黯然倒不是因为自己的落单，而是因为早上的杂乱无章。

爸爸本来信誓旦旦地说好会叫她起床的，让她安心睡觉，她就果然在爸爸惊天动地的鼾声里安然睡大觉。她睁开眼的时候，太阳已经亮得不正常，她一看床头钟，惨叫一声——还有20分钟就到上课时间了，而这是新学期开学第一天！

结果是，她只来得及胡乱抹了一把脸，胡乱套上堆在床头柜上的校服（谢天谢地昨晚临睡前就已找好的），冲着爸爸的卧室大吼一声“你真讨厌”，就冲出了家门。

还好小区门口就有公交车站，车站边上停着不少拉生意的摩托车，陆吟歌跳上一辆，说一声：“甘棠中学，快！”摩托车就风驰电掣地飞奔起来。

早上的交通像新陈代谢极好的肠胃，一路畅通无阻。陆吟歌恰到好处地在铃声响起的前一分钟进到教室，并很快找到了桌子上贴有自己名字的座位。

坐好了，陆吟歌才发现，教室里居然一派乱糟糟的景象，紫衣公主和黑脸帅哥扎在人堆里聊大天，也有三个五个一伙的小团体在叽叽喳喳地说话，当然也有像陆吟歌这样安静地坐在自己座位上的，估计也是属于单枪匹马的外来户。

上课铃声已经响过差不多十分钟了，教室里场面依旧。


“这什么破学校啊！还重点！”陆吟歌本来一直在生着爸爸的气，现在才腾出工夫来对这个名不副实的学校表示不满。

教室门口终于蹿进来一条不高的、结实的身影，这身影蹿上讲台，气喘吁吁道：“对不起对不起，我没想到找一份点名册会花费我15分钟——”他看看表，更正，“是14分21秒的时间。刚才我离开教室时看过时间的。”

教室里扎堆聊天的同学早在身影刚蹿进教室的时候就以火箭发射的速度各就各位——如果以这种速度去参加奥运会，估计他们个个都可以拿短跑冠军。他们看到这位刚才已经在教室里现过身的本班副班主任的狼狈样，哗地笑起来。

陆吟歌没有笑，她坐在那里，吓坏了！





这位大模大样站在讲台上、穿一身笔挺西装的人，居然就是昨天酒吧里那位穿着一身乱七八糟的运动装、爱管闲事的假唐僧！

天啊！自己不仅在酒吧里喝酒，临走前还要了他一把！
他真的是甘棠中学的老师？并且，居然是他们班的班主任？！
——等着下地狱吧！

“这破学校怎么可以让一个刚毕业的学生来当班主任？”陆吟歌越想越晦气，忍不住骂出声来。

“呵，这个不是班主任，这个是副班主任。你来晚了，不知道吧。刚才已经通知过，说我们的班主任葛老太在校门口被车撞了，刚送到医院去呢。”

接话的是陆吟歌的同桌，他刚蹿上座位，还在喘着气。

“天！怎么会这样？”陆吟歌轻叫一声，发现说话的男生就是刚才被紫衣公主称为“死豆豆”的那位矮个男生。

“这有什么，咱们生活的这座城市每天每时每分每秒都在发生车祸。”矮个男生一甩头发，一副大腕样。

可陆吟歌没心情看他耍大腕，因为假唐僧开始拿着点名册点名了。陆吟歌将头深深地埋下去。

可这没用。很快就点到陆吟歌的名字了，她无可奈何地站起来。

假唐僧张着大嘴，惊喜万分地看着她，老半天，他才“嘿”了一声，接着“哈”了一声，然后说：“好好好，请坐下。”

陆吟歌看得出他脸上的表情，意思是：嘿嘿！哈哈！果真落到我手里了！不信那不行吧！好好等着吧你就！

“楚江认识你？”豆豆好奇地望着她。

“楚江？他叫楚江？”陆吟歌反问。

“呵，别装了！认识就认识，有什么了不起！”豆豆撇撇嘴，很有些悻悻然。

“什么呀！”陆吟歌目瞪口呆——怎么会引起这样的误会？真是大白天撞见鬼了！

陆吟歌突然感觉右边脸上麻嗖嗖的——右手边上，两道亮闪闪的目光如冬天里的冷风一样朝她直扫过来。隔着走道的那组，最后一排坐着那位美丽得咄咄逼人的紫衣公主，而她的目光，比她的美丽更加咄咄逼人。

11

陆吟歌在心里惨叫一声，知道这种实在是不美丽的误会已经不可避免地、猝不及防地发生了。

该死的楚江！笨蛋楚江！就你这水平还想当班主任？早点呆一边哭去吧你！

陆吟歌浑身不自在地忍受着那两道目光的横扫，在心里恶毒地骂着莫名其妙就已经给她惹上了麻烦（而他自己肯定浑然不觉，笨蛋！）的新任班官。





第二章 各怀心事



放学回到家，外面虽然还是亮堂堂的，家里却冷锅冷灶，一片幽暗沉寂。

陆吟歌站在门口，望着胡乱扔着报纸和杂物的脏兮兮的客厅，眼泪差一点又要夺眶而出。

靠墙摆着的小小的木头鞋架上，只剩下爸爸天蓝色的凉拖鞋和陆吟歌粉红色的凉拖鞋。妈妈的凉拖鞋是紫色的，妈妈喜欢所有的紫色。每天早上妈妈总是最后一个离家，她喜欢将陆吟歌粉色的拖鞋摆在天蓝色拖鞋和紫色拖鞋中间，有时陆吟歌早到家，看到粉色拖鞋被两双大大的拖鞋拥在中间的样子，心里总会涌起一股小小的、甜甜的幸福。

妈妈为什么要破坏这一切？而且是以这么可笑的、让人羞愧

得说不上口的方式!

陆吟歌重重地将房门关上，换好鞋进到屋里，习惯性地从食品柜里抱出饼干筒，打开——里面居然是空的！陆吟歌不相信地看着饼干筒。家里的饼干筒里就像是住着一位好巫婆，每次饼干快要吃完的时候它都会神奇地被填满。陆吟歌从来没看到过饼干筒空着的样子。空着的饼干筒张着空洞的大嘴，像一个孤苦无依的孩子。

陆吟歌好像这才明白，饼干筒里不会有好巫婆，不会自己变出饼干，肯定是妈妈每次都要检查，看到饼干快吃完了就会补充进去。妈妈才是家里的好巫婆。

陆吟歌终于忍不住，抱着空空的饼干筒呜呜地哭起来。她不知道是在怨恨妈妈还是在心痛妈妈，她不知道妈妈现在怎么样了，是不是一切都好，是不是会像她一样，看到什么东西都会无可避免地想起对方。

陆吟歌哭了好大一会，觉得心里好受些了，才放下饼干筒，擦干了满脸的眼泪。嘿，本来说好了不再哭的，也不再想的，而且她也很赞同爸爸的话：一个连家和孩子都可以抛弃的女人是心肠很硬的女人，不值得想。自己怎么还这么没出息呢！

明天放学路上记得到超市去买饼干，陆吟歌叮嘱自己，一边随手将地上、茶几上的报纸收拾好。茶几上到处洒着茶渍、烟灰，看上去爸爸昨晚一定很晚才睡的吧。陆吟歌早已原谅了爸爸早上没叫醒自己的事情——以前都是妈妈叫的，爸爸是那种闹钟使劲



闹也闹不醒的主。

陆吟歌找来一块抹布，将茶几三把两把擦干净了。茶几是大大玻璃面，一干净就衬出了下面的地板上满是灰尘。陆吟歌干脆找来拖把，用水浸湿了，拧干，将客厅里的地板好好地拖了一遍。

做完这一切，陆吟歌已是大汗淋漓。

她望着重新干净整洁起来的家，心里渐渐地高兴起来了。

哼，你跑吧！跑吧！没有你，这个家也还是一个家，也同样可以干干净净的！

只是，陆吟歌不会烧饭，她从来没烧过饭。爸爸怎么还不回来？

电话铃响起来了。

是饶姨的电话，说是爸爸在厂里有事回不来了，让陆吟歌到她家里去吃饭。

有事有事，又是有事！爸爸不怕连她这个女儿也跑了？！

“哦，不用了吧。我随便吃点什么就可以了。方便面也行，外面小店里吃饺子也行。”陆吟歌忍住满肚子的怨气推辞。

“不可以的！”电话里，饶姨倒是真心着急了，她一贯是个热心人，“你爸爸特意打电话给交代我们的！还要我们家阿姨给你做好吃的，不能亏待你！马上过来，半小时以后就可以开饭了！”

放下电话，陆吟歌在心里叹一口气。

爸爸有时候真的是有点呆，他以为这样安排是对女儿关心？